



图为邹文江油画作品《春耕暮归》。



图为邹文江油画作品《恩爱》。



图为邹文江在下乡写生期间与其他艺术家交流。



图为邹文江在家创作。



图为邹文江与著名军旅画家敬庭尧老师在作品前合影留念。

## 画笔下的西藏情缘

### ——记退休摄影记者邹文江的色彩人生

图/文 本报记者 卢文静 格桑伦珠

清晨八点，拉萨城尚未完全苏醒，北郊一栋藏式小院里已经亮起温暖的灯光。

已过花甲之年的邹文江站在画架前，调色板上的油彩散发着松节油特有的气味。他微微眯起眼睛，反复调整着画笔的力度，试图在画布上捕捉那抹转瞬即逝的晨光。这就是邹文江退休十年来的日常。

“1982年，我参加工作，长期从事西藏教育宣传事业，拍摄制作的影视、摄影作品曾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奖项。”邹文江的电脑里，至今仍存储着数十万张西藏各地的照片——从藏北羌塘草原到藏南谷地，从阿里高原到林芝林海。这些不仅是他的工作资料，更是他创作的素材库。在他心中，始终有个梦想，那就是用父亲深爱的画笔，来描绘他深爱的这片土地。

邹文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藏二代”，父亲邹开华曾担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，在书画方面颇有造诣。他从小耳濡目染，对色彩和构图有着天然的敏感，却未能接受专业绘画训练。

邹文江拿着自己创作的连环画《江孜英雄魂》向记者介绍：“退休后，我以江孜保卫战为主线创作了小说《江孜英雄魂》，并为文章手绘草图，形成连环画进行出版，这可能就是我想

要学习油画创作的契机。”

“《牧归》是我的第一幅油画作品，描绘的是牧民春耕回家的场景。”邹文江指着画室一角已经完成的作品说道。画面上，夕阳余晖中，牧民背着传统农具赶着牦牛缓缓归来，远处炊烟袅袅，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
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于邹文江的摄影作品。“2013年在驻村期间，我拍完照回村委会的路上，遇到几户村民春耕结束准备回家，就顺手拍摄了几张照片。”邹文江说，这组照片是他摄影生涯中比较有分量的作品，当时觉得照片无法完全表达内心的感受。后来在学习油画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重现当时的场景。

“作为摄影记者，我太知道那一刻有多美了。相机‘咔嚓’一声，光线、色彩，瞬间定格。可当我拿起画笔，才发现我看见了，却表现不出来。”邹文江坦言，自己绘画的最大障碍来自色彩感知和光影捕捉。这种“眼高手低”的痛苦，促使他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。他放下资深记者的身份，像一个懵懂的学生四处请教。

回族水彩画家乌斯玛是他请教最多的人之一。“邹老师来找我时，非常谦虚。他的构图极具张力，这是几十年新闻摄影生涯赋予他的独特视角。”乌斯玛回忆道，“但说到油画语言，特别是色彩的微妙关系和光线的塑造，

他确实是从零开始。我记得他总是把颜色调‘死’，画面发闷，没有空气感和空间感。”

在乌斯玛的指导下，邹文江开始了训练。同一个场景，比如院子里的一个水缸，他会在清晨、正午、傍晚分别写生，疯狂地研究光线如何改变物体的色彩和影调。他画废的画布堆满了墙角，调色板上的颜色却从最初的脏、乱、闷，逐渐变得清澈、和谐而丰富。

“我开始理解了，原来阴影不是简单的灰色，里面藏着蓝、紫甚至绿；阳光下的暖色，需要冷色的阴影来衬托才能跳出来。”他指着画作《草原新景》中雪山的背光面，“你看这里，我用了群青和玫红去调，这样才能表现出雪山的冰冷和空气的透明感。这在两年前，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。”

坚持，也成为了邹文江油画创作四年来最好的注脚。从最初的生涩到如今的娴熟，他完成了近百幅油画作品，其中80%以上都在描绘新西藏的风貌。

谈起为什么不继续从事更为熟悉的摄影行业，而要在花甲之年挑战自己。邹文江说：“我亲眼见证了西藏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，从贫困走向小康，西藏人民的生活是如何从食不果腹到‘全面小康’。父亲那一代画家主要描绘西藏的传统风貌，而我想展现的是

西藏的发展变化，想把自己眼中的‘新西藏’展现给更多人看。”

在邹文江的画笔下，《草原新景》展现的是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，蓝天白云下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与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；《记忆——纪念修建川藏公路》描绘的是十八军战士修建川藏公路时的险峻场景，崇山峻岭间，奔腾不息的怒江咆哮而过，正在修路的十八军战士显得渺小又伟大；《边陲人家》记录的是一户边境牧民家庭悠闲放牧的生活场景……他的作品中，既有圣洁的雪山、辽阔的草原、成群的牦牛，也有现代化的学校、医院、民居和牧民的笑容。

谈及未来，邹文江计划以“西藏百景图”为主题进行创作，系统展现西藏自然风光和人文变迁。“我还会继续画下去，直到画不动为止。这是我的西藏情缘，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。”

夕阳西下，邹文江又拿起画笔，在画布上细细点缀着光影。调色板上的色彩在灯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，就像邹文江笔下那些永远充满阳光的西藏景象，温暖而持久。在这些色彩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艺术创作者对美的追求，更是一代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。从镜头到画笔，从记录到创作，邹文江用自己的人生轨迹，诠释着对西藏不变的爱。



图为邹文江油画作品《草原新景》(局部)。



图为邹文江油画作品《田野间的劳作时光》(局部)。